

# 跌倒的人

广播剧

1956 年 7 月至 9 月间用英文创作而成。1957 年由纽约格罗夫出版社首次出版。1957 年由伦敦费伯出版社首次在英国出版。1957 年 1 月 13 日由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首播。

## 登场人物

鲁尼夫人（马蒂）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姬

克里斯蒂，一个马车夫

泰勒先生，一个退了休的证券经纪人

斯洛克姆先生，赛马场职员

汤米，一个搬运工

巴雷尔先生，火车站站长

菲特小姐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

一个女性的声音

多丽，一个小女孩

鲁尼先生（丹），鲁尼夫人的丈夫，盲人

杰瑞，一个小男孩



乡下的各种声音。绵羊、鸟、奶牛、公鸡，各自发出叫声，然后一起发出叫声。

沉默。

鲁尼夫人沿着乡间道路朝火车站走去。她踽踽而行的脚步声。

路旁农舍传出微弱的音乐声。《死神与少女》<sup>①</sup>。

步伐慢下来，停住。

**鲁尼夫人：**可怜的女人。独自住在那破烂不堪的旧房子里。（音乐声更大。沉默，唯有音乐声。脚步声再度响起。音乐声渐弱。鲁尼夫人低声咕哝，音乐旋律

---

① 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·舒伯特的一首艺术歌曲。

响起。她的咕哝声渐弱。

大车的车轮声越来越近。大车停住。

步伐慢下来，停住。）

是你吗，克里斯蒂？

克里斯蒂：是我，夫人。

鲁尼夫人：我觉得这驴骡看着眼熟。你那可怜的妻子怎么样了？

克里斯蒂：没见好转，夫人。

鲁尼夫人：那你女儿呢？

克里斯蒂：没见恶化，夫人。

（沉默。）

鲁尼夫人：你咋停下来了？（停顿。）我咋也停下来了？

（沉默。）

克里斯蒂：真是比赛的好天气哪，夫人。

鲁尼夫人：毫无疑问就是哪。（停顿。）但这天气能继续晴下去吗？（停顿。情绪激动地。）这天气能继续晴下去吗？

（沉默。）

克里斯蒂：我想您会不会——

鲁尼夫人：嘘！（停顿。）但愿千万别是那趟上行邮车出

了什么事儿，我都已经听见了。（沉默。驴骡在嘶叫。沉默。）

克里斯蒂：倒霉的邮车。

鲁尼夫人：噢，谢天谢地！我早该断定我是听见了的，隔着老远就能听见轨道上轰轰隆隆的声响。（停顿。）所以那些驴骡才会嘶叫起来。咳，那就不奇怪了。

克里斯蒂：我想您会不会需要一小堆粪肥？

鲁尼夫人：粪肥？哪种粪肥？

克里斯蒂：猪粪。

鲁尼夫人：猪粪哪……我就喜欢你这实在劲儿，克里斯蒂。

（停顿。）我问问当家的再说。（停顿。）克里斯蒂。

克里斯蒂：您说，夫人。

鲁尼夫人：你是不是觉得我讲话的方式……在哪个方面有点儿古怪啊？（停顿。）我指的不是声音。（停顿。）不是的，我指的是词汇。（停顿。更像是对她自己讲。）我仅仅只是使用最简单的词汇，我希望啊，可是呢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说话方式非常……古怪。（停顿。）天哪！那是怎么回事？

克里斯蒂：不用管她，夫人，她今天欢着呢。

（沉默。）

**鲁尼夫人：**粪肥？我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要粪肥来干啥？

（停顿。）你为啥非得走路呢？你为啥不爬到肥料堆顶上坐车走呢？是不是你不敢爬到高的地方啊？

（沉默。）

**克里斯蒂：**（对着驴骡。）起来！（停顿。大声讲。）你赶紧给我起来呀！

（沉默。）

**鲁尼夫人：**她连肌肉都没有动一下。（停顿。）我现在也得赶紧走了，要是我不想很晚才赶到车站的话。（停顿。）可她刚才还嘶叫着用蹄子刨地来着。现在她却不愿意往前走了。你狠劲儿抽她屁股一鞭子。（鞭子猛抽的声音。停顿。）再狠劲儿点儿啊！（鞭子猛抽的声音。停顿。）咳！要是有人替我干那活儿，我才不会浪费时间呢。（停顿。）瞧她那盯着我看的样子哟，她那大大的、湿乎乎的眼睛，正饱受着马蝇之苦！兴许要是我赶紧走，沿路往前走，别再让她看见我……（鞭子猛抽的声音。）别抽了，别抽了，够了！快拽着她的嚼子，让她眼睛转过去别看着我。噢，这也太可怕了！（她继续前行。她拖着脚走路的声音。）我到底做了啥要受这份罪，啥呀，啥呀？

（拖着脚走。）那么久以前了……不！不！（拖着脚走。引述。）“悲叹着讲了一个万物如何如何的故事，很久以前讲的，讲得也很糟。”（她站住。）叫我如何继续走下去，我不行啊。哎，就让我像碗里掉出的一大块肥肥的肉冻那样，噗的一声拍在地上，再也不用挪腾了！大大的一堆烂肉沾满了砂石、尘土和苍蝇，他们非得用铁锹才能把我铲起来。（停顿。）天哪，怎么又遇上那个上行邮车的事儿，我还要遇上些啥事儿啊？（继续拖着脚走路。）哎，我也就是个歇斯底里的丑老太婆，悲伤、憔悴、斯文、礼拜、脂肪、风湿、膝下无子把我给压垮了。（停顿。呜咽地。）米妮！小米妮！（停顿。）爱，就是我想要的一切，每一天，一点点爱，每天两次，连续五十年每天两次的爱，就像巴黎马肉店的老顾客，啥样的正常女人会想得到情感？早晨在下巴上匆匆一吻，在靠近耳朵的地方，晚上再来那么一下，匆匆一吻，匆匆一吻，一直到你长出了络腮胡子。又见着那可爱的金链花了。

（拖着脚走。自行车的铃声响起。在她身后，老泰勒先生骑着他的自行车出现了，他正在去车站的路上。

刹车声吱嘎作响。他慢下来跟她并行。)

**泰勒先生：**鲁尼夫人！请原谅我不能摘下帽子，不然我会摔下车的。遇见你真是开心极了。

**鲁尼夫人：**哦，是泰勒先生啊，你怎么能像那样，像猎鹿人一样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啊，你可把我给吓死了！哎呀！

**泰勒先生：**(戏谑地。)我按了铃的，鲁尼夫人，我一见着你我就开始丁零当啷地按铃了，你现在可别否认啊。

**鲁尼夫人：**你的铃是一回事儿，泰勒先生，你可就是另一回事儿啦。你家可怜的女儿是个什么情况？

**泰勒先生：**挺好，挺好。他们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切除了，你知道吧，整个……呃……一起的方案。现在呢我可是膝下无孙了。

(拖着脚走。)

**鲁尼夫人：**天哪，你摇晃得多厉害！看在老天爷的分上，快下车吧，要不就骑着走吧。

**泰勒先生：**那么要是我把手轻轻地搭在你的肩上，你会怎么想？

(停顿。)你会允许吗？

**鲁尼夫人：**不会的，鲁尼先生，我是说泰勒先生，我讨厌让轻浮的老手搭在我的双肩或者其他那些没有感觉的地方，很恶心很讨厌。天哪，康诺利的货车开过来了！（她站住。机动货车的声音。车靠近，经过时发出巨大的咔哒咔哒的声响，渐渐远去。）你还好吧，泰勒先生？（停顿。）他人呢？（停顿。）啊，你在那儿哪！（继续拖着脚走路。）刚才咔哒咔哒的，好险哪。

**泰勒先生：**关键时刻我就跳下车了。

**鲁尼夫人：**在外面无异于自杀。但是在家又会怎样，泰勒先生，在家又会怎样？慢悠悠地消亡。现在好了，咱俩从头到脚着了一身白灰。你说啥来着？

**泰勒先生：**没啥，鲁尼夫人，没啥，我也只是压着嗓门儿，骂了几句，压着嗓门儿的，骂了上帝和人，还有开始孕育我的那个湿乎乎的星期六下午。我的后轮轮胎又没气了。出发前我才给它打过气，鼓得像钢铁一样硬呢。现在可好，我这就是骑轮圈儿呢。

**鲁尼夫人：**噢，太糟糕了！

**泰勒先生：**你说要是前轮的话我倒也不会这么在乎。但是是后轮啊。后轮！链条！油！润滑油！轮轴！刹

车！挡位！不行啊！麻烦太多了！

（拖着脚走路。）

鲁尼夫人：咱们是不是挺晚的了，泰勒先生？我都不敢看表了。

泰勒先生：（挖苦地。）晚！我在自行车上猫着腰往前赶都已经晚了呢。现在可好，咱们可是晚了两倍，晚了三倍、四倍。我倒情愿你一枪崩了我，绝无怨言。

（拖着脚走路。）

鲁尼夫人：你这是要去见谁啊，泰勒先生？

泰勒先生：哈代。（停顿。）我们以前老是一起爬山。（停顿。）有一次我还救了他一命。（停顿。）这事儿我可没忘。

（拖着脚走路。他们站住。）

鲁尼夫人：咱们停下一会儿，好让这可恶的尘土再落回到更可恶的虫子身上。

（沉默。乡下的各种声音。）

泰勒先生：这叫啥天空！这叫啥光亮！哎，要是不管这些，在这种天气里还能活着还真是福分不浅，不用住医院了。

鲁尼夫人：活着？

泰勒先生：呃，咱们是不是该说半死半活呢？

鲁尼夫人：说你自个儿吧，泰勒先生。我可不是半死半活，也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。（停顿。）咱们站在这儿干啥呢？咱们这阵子这尘土是消停不了的。它要真是消停了，就会有一个庞然大物轰隆隆地开过来，再让它整个飞旋起来直上云霄。

泰勒先生：好吧，那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该赶紧走啊？

鲁尼夫人：不。

泰勒先生：快来啊，鲁尼夫人——

鲁尼夫人：走你的，泰勒先生，继续走你的别管我，快听那斑鸠正咕咕叫呢。（咕咕声。）要是你见着我那可怜的瞎子丹就告诉他，我本来已经出发去接他了，可就在那时那些个东西又一次向我袭来，像洪水一样。跟他讲，你那可怜的妻子，就是她让我告诉你的，那些个东西又一次像洪水一样袭来，将她淹没了，于是……（声音哽咽。）……她就直接回家了……径直回家了……

泰勒先生：快来啊，鲁尼夫人，快来啊，邮车还没有进站呢，快点抓住我空着的这只胳膊，咱们会提早到那儿，时间还多着呢。

**鲁尼夫人：**（抽泣。）啥？这都是些什么话呀？（稍显平静。）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有麻烦了吗？（生气地。）你对苦难咋就不关心呢？（抽泣。）米妮！小米妮！

**泰勒先生：**快来啊，鲁尼夫人，快来啊，邮车还没有进站呢，快点抓住我空着的这只胳膊，咱们会提早到那儿，时间还多着呢。

**鲁尼夫人：**（哽咽地。）她现在应该有四十岁了，我不知道，五十岁吧，迷人的细腰束上了腰带，准备应对变化……

**泰勒先生：**快来啊，鲁尼夫人，快来啊，邮车——

**鲁尼夫人：**（勃然大怒。）你能不能快点走啊你，鲁尼先生，我是说泰勒先生，你能不能现在就走别再调戏我啊？一个女人在大道小道上尽情痛哭也就罢了，还免不了被退了休的证券经纪人折磨一番，这算什么国家啊！（泰勒先生准备骑上自行车。）老天哪，你不会把她骑扁吧？（泰勒先生骑上车。）你会把内胎轧成一条一条的带子的！（泰勒先生骑车离开。自行车颠簸的声音逐渐减弱。沉默。咕咕声响起。）爱神之鸟！整整一个漫长的夏天都在林子里叽叽咕咕地讲着情话。（停顿。）哎，讨厌的紧身衣！

要是我能把它脱下来，又不让人觉得不堪入目该有多好。泰勒先生！泰勒先生！快回来，到树篱后面帮我把带子解开！（她放荡地笑，停止。）我这是怎么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，从来都不稳重，从我这肮脏的老皮囊里，从我这脑壳里冒出怒火，噢，都将化为乌有，化为乌有！（极度激动地。）乌有！（沉默。咕咕声。微弱地。）天哪！（停顿。）天哪！（车从她身后开过来的声音。车慢下来，在她身旁停下，发动机仍在运转。是斯洛克姆先生，赛马场职员。）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你哪儿不舒服吗，鲁尼夫人？你身子弯得都直不起来了。你是不是胃疼啊？

（沉默。鲁尼夫人放荡地笑。良久。）

**鲁尼夫人：**哎，该不是我的资深爱慕者赛马场职员，乘着他的豪华轿车来了吧。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能赏光让我搭你一截吗，鲁尼夫人？你是跟我去同一个方向吗？

**鲁尼夫人：**是啊，斯洛克姆先生，咱们都是啊。（停顿。）你那可怜的母亲怎么样了？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谢谢你，她一切安好。我们设法让她别受罪吧。那就挺了不起的了，鲁尼夫人，不是吗？

**鲁尼夫人：**是啊，的确是的，斯洛克姆先生，那真挺了不起的，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做到的。（停顿。她猛地抽打自己的脸颊。）哎呀，这些黄蜂！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（冷静地。）那我是不是可以请你坐上来呢，夫人？

**鲁尼夫人：**（过度热情地。）哎呀，那敢情是好极了，斯洛克姆先生，完完全全是好极了。（犹豫不决地。）可我能坐进去吗，看你今天一帆风顺的样子，我猜这些充气轮胎是新的吧。（车门打开、鲁尼夫人费劲地上车的声音。）这顶棚绝不会落下来吧？不会吧？（鲁尼夫人费劲地上车。）不行……我绝对是上不去的……你得下来一下，斯洛克姆先生，在后面推我一把。（停顿。）你说啥来着？（停顿。委屈地。）这可是你提议的啊，斯洛克姆先生，不是我啊。开走吧，先生，开走吧。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（关闭发动机。）我来了，鲁尼夫人，我来了，给我点儿时间，我跟你一样都不灵活。

（斯洛克姆先生费力让自己从驾驶室出来的声音。）

**鲁尼夫人：**不灵活！行啊，我就是喜欢不灵活！我呢，前胸后背全身都在使劲儿。（对她自己讲。）干巴巴

的老无赖！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（站在她身后。）好了，鲁尼夫人，这下咱们该怎么办？

**鲁尼夫人：**就当我是捆东西吧，斯洛克姆先生，别怕。

（停顿。用力的声音。）这就对了！（用力。）再低一点！（用力。）等一下！（停顿。）别，别松手！（停顿。）假设我上去了，我还下得来吗？

**斯洛克姆先生：**（喘着粗气。）你会下来的，鲁尼夫人，你会下来的。咱们不一定能让你上去，但是我向你保证咱们一定能让你下来。

（他继续用力。发出用力的声音。）

**鲁尼夫人：**哎呀！……低点儿！……别怕！……咱们早就过了那种年纪了……喂！……注意！……你把肩膀顶在它下面……哎呀！……（咯咯笑。）哎呀老天！……往上！……往上！……啊！……我进来啦！（斯洛克姆先生急促喘气的声音。他砰的一声关上车门。尖叫声响起。）我的外衣！你把我的外衣夹住了！（斯洛克姆先生打开车门。鲁尼夫人拉出外衣。斯洛克姆先生砰的一声关上车门。他一边绕过去走向另一扇门，一边激烈地嘟囔着含糊的话。欲哭地。）我漂亮